

乾隆下江南



乾隆遊江南

卷下

第二十七回 急脚先鋒逢恩得赦 投懷柳燕救主成親

話說衆人正在得處忽聽門外人喊馬嘶，不知何故。王公即喚家人快問，是何處人馬擾攘？家人去不多時，慌忙報道：「有一班強盜，十分利害，要借我銀子五千兩，若不應承，他就齊攻打入來了。請老爺定奪。」王安國道：「五千兩銀子，所值什麼？要借便借，何必帶人馬來？」吩咐家人叫他先將人馬退出，我隨後便將五千兩銀子與他們便了。聖天子在旁道：「何必如此怕他？待我出去罵他，包管退了，不敢再來。」抽身出來，開了莊門，大叫曰：「你衆人如此無禮，深夜引人馬劫人家，是何道理？難道不怕王法麼？」衆強盜正在得意洋洋，忽見莊門大開，這人出來，如此口氣，必有些胆勇，爲首的姓黃名天祐，綽號急脚先鋒。次的姓張名國俊，混名小溫侯。二人乃綠林中豪傑，因犯了人命之事，故由松江逃至於此。二人遂結義爲兄弟。時黃天祐年二十八歲，生得滿面鬚鬚，兩眼灼灼有光，十分勇惡。那張國俊少黃天祐三歲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抹硃，十分清雅。住本莊中東一百里，有一座飛鵝山，二人在此已有數年，并不打客劫客。今見山中糧草不足，故下山與王生員借五千兩銀子。不期遇了高天賜出來，將他來喝。那間黃天祐曰：「兄弟本事精強，且又有衆頭目，小驍卒，借五千兩銀子，非是強取，不過因山中糧缺，倘有半個不字，恐怕屋宇俱焚毀了無及。」天子大喝曰：「爾等快走也罷，尚敢大膽，在此逆強。」黃天祐也不答應，舉刀就向天子頭上砍將下來。這旁天子急忙拔出佩劍相迎，戰此數合，莊內走出一羣并日青，均上前來助戰。那旁張國俊見有人自莊內出來助戰，他又上前與衆人一齊接住，一場大戰。少

時日青敵不住國俊，賣個身子，走入莊去了。這裏天子久戰，也就手慢眼花，有些敵不住。又加國俊相助，被困在垓心，左冲右突，不能脫身，正在危急之際。正是龍遊淺水遭蝦戲，鳳入低窠被鳥欺。且說本村柳姓，有一個燕姑，年方一十八歲，生得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，詩詞歌舞精通，且學渾身武技，十八般兵器嫺熟。父名柳奉暉，只生一女，極其痛惜。此女幽嫺貞靜，孝順雙親，勤習女工，今夜正在閨中，與女眷們下棋。忽聽得有廝殺之聲，急喚丫環出去問來。一時丫環回稟，是村頭王秀才宅內，被人夜裏打劫入莊。今聞有個親家，與他敵報，被害甚急。那燕姑聞言，稟知父親道：「兒咫尺鄰居，理宜相助。女兒應提刀上馬，一擁出了莊門。姣聲滴滴，殺氣騰騰，一定要去。只得吩咐精選家丁數人，隨他而去。於是燕姑拔下金釵，提刀上馬，一擁出了莊門。姣聲滴滴，殺氣騰騰，一路上村頭而來，正是金蓮小小穿銅蹬，玉臂雙雙挽寶刀。一隊人馬如飛，到了村前，只見一羣強盜，把一人圍住，十分危急。燕姑叱咤一聲，香氣侵人，衆人圍住得意，忽見來了女子，帶了十來個大漢，飛走前來，突圍而入。便齊聲道：「先擒此住人回山，然後再捉此人。」乃移兵共與燕姑大戰。燕姑喝曰：「來賊通名受死。」衆人把燕姑看不在眼內，乃曰：「不識飛鵝山黃天祐張國俊麼？」天子乘此跳出圈子，回來看見一員女將，帶着衆人，賊共戰，料必是來助朕的，起勢殺得嘍兵七零八落。那天祐與國俊看得那女子武藝非常，反敵不住，於是天祐竭力舉刀，向燕姑便砍。那國俊又持方天戟，向天子胸前便刺。四人共見一堆，看他戰得上打雪花蒸頂，下打枯樹盤根。左打雙龍出海，右打猛虎歸山。前打將軍挂印，後打佳人佩劍。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金鞭剪玉簪。一個是至貴之身，能文能武，文可勝人，武可蓋衆。一個是脂痕透甲，香漬污綃，恍似濃桃豔李江場上，趙女秦姬劍戟叢。一個是行如風過走，飛猿跳蛇，行不及渠。一個是溫侯再世降凡間，方天戟舞驚神鬼。

且說四人戰到二三十個回合，未分勝負。忽然哈喇一響，天祐已被燕姑擒了。國俊正在慌張，手裏一鬆，

被天子用起神出鬼沒的手段，將張國俊捉了。於是衆賊兵將見兩個大王捉去，無心交戰，哄的走了。衆家丁并柳家主僕，一同進了王家莊來，堂客出來迎接燕姑。王家衆人把兩個強盜，網住後園柱上。於是大排筵宴，并使人請柳外員，多謝令媛之能，并請赴席。於是柳家八來，是夕歡飲宴罷，次日王牛員正欲把二人解官審明依國法。天子乃命人帶他出來，迎接燕姑，後送官未遲。衆家人領命遂擁了黃天祐張國俊，至立而不跪。天子拍案大罵曰：「今被捉，尙敢抗拒不跪！」黃天祐與張國俊二人曰：「要殺便殺，要送官便送官，何必多問？」天子見他如此義勇，又且相貌魁梧，乃曰：「你二人如果是迫於不得已而落草，不妨實與我說。不但不送官究治，且能荐爾去投效，也得好個出身。」二人見他如此看待，只得從頭直說出來。天祐曰：「請豪傑姓甚名誰，何處人氏？」周日青在旁答曰：「此位姓高名天賜，北京人氏，是當今丞相門生，而我姓周名日青，是他的乾子。凡出京以來，不知收盡幾多英勇，除了幾多奸官污吏，路遇不平，必爲之伸雪。任爾文如子建，武若孫吳，總能答應得通。你二人如果肯去邪歸正，把家鄉來歷，從實說來。」黃天祐曰：「某本松江人氏，雙親早喪，留下小人，只學些武藝。且又家貧，並無生意。一日在松江府城，遇見一人在街上，拿了一個婦人，說道他丈夫欠錢不還，將他抵債，回去作妾。被我問起情由，方知是馮狗官的公子。因他生得姿容好，適同親丈夫上坟祭掃，爲他看見。與那人說話，願將百金買其妻。那人不願，妻亦不肯。假造契券，借他紋銀一百兩，如過期無銀，任憑將妻准債作妾。某問他是城南人，姓謝名德，販賣雞兒爲生。故人欺他無勢力，被我看見，將他攔住，斷打一場，打得性起，鐵尺將他打死，是以走來此地落草。」張國俊亦是某家隣村人氏，皆因路見不平，打死人命，一同走至此地。原望朝廷有用武之際，便即投軍歸正。今因山中人衆，漸漸缺糧，故來此莊轉借糧銀，以圖後報，非有反意。今被擒不殺，反蒙提拔，則感恩不淺。天子想道：「怪不得失志英雄，壯士無顏。」乃問王秀才曰：「今日且將他二人放了如何？」王安國道：

隨高老爺主張。天子命日青鬆他二人的綱。二人起來，叩恩站立。天子便曰：我今有書一封，你二人往本省巡撫處投呈，便有安身之所。你見了莊大人，便說我二人明日又往別處探友，不用來此。二人接了書信，叩頭而去。先回至山中，與衆人說知。爾等把守山寨，須要小心。待我二人有實任，即當來叫爾等共報効朝廷。黃張二人吩咐一番，即便動身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巡撫衙門，即投了書子。少時有人出來，呼他二人進去。二人便整衣冠，進來見了莊大人，拜頭起來。莊大人先問道：那個高天賜，今可在王家莊否？二人曰：這高老爺又往別處探友去了。他言見了莊大人，說不日回京，不用到來尋訪。莊大人就請二人坐下。黃張曰：大人在上，小的怎敢就坐。莊有恭曰：不妨，爾識高天賜是何人？二人曰：他道是劉丞相的至愛門生。莊大人曰：那高天賜就是當今天子，偶下江南，游過此地。二人聽了，望天謝過聖恩起來。莊有恭曰：爾在松江府打死人命，今落身山寨，幸得遇着聖上，令我銷了此案。即依旨意，拿了松江府監候，再拜本進京，聽候部覆發落。現今無缺與爾二人暫補巡城守備。俟有功於國，另行升賞。二人大喜叩頭而去。於是莊大人把松江府拿了監候，另委簡府補上，即銷了黃天祐之案。且說天子見黃張二人去了，皆是歡喜。得此二員武將，如此忠勇，乃與安國曰：仁兄以我爲何如人？安國曰：文武全才，是一個貴公子也。日青曰：此是當今仁聖天子，偶遊江南至此，不可揚聲出外，以防他人暗算。衆人聽罷，一同跪下。山呼萬歲，叩頭不已。口稱死罪。主上曰：不知者何罪之有？我有一言，欲與王兄共論，未知允否？安國曰：萬歲有旨，定當從命。諭曰：我命爾爲媒，欲要柳員外之千金燕姑，望速往作伐。於是王安國即往柳員外處說知此事。員外喜悅曰：怪不得我生此女時，有一飛燕入懷，故而名燕姑。今日果有光兆。乃即命人請回小姐，全王秀才來至王家莊。見了天子，納頭便拜。安國曰：此即是柳春暉也。春暉叩罷起來，便曰：得主上不嫌蒲柳之姿，上配龍顏，實爲忻幸。恐小女粗鄙，不堪伏侍。天子曰：朕意已決，毋得推辭。令嬌文才武

藝容貌俱佳，何陋之有？今封爾爲國丈之職，候朕回京後，同享榮華。柳春暉謝恩而起。又賜王安國舉人，一井會試，并賞加五品銜。安國叩謝，又啓奏曰：今日黃道吉日，請萬歲過柳府，與柳小姐成親。大張筵宴，鼓樂喧天。說與人知，是京中劉丞相的門生，世家公子。且說天子在柳府住了月餘，又思回朝，恐怕太后盼望，乃分咐王柳二人道：朕今暫住，不日回朝，即當來接兩家。王柳二人苦留不住，只得送別而行。於是主上與日青回京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癡情公子戀春光 美貌歌姬嗟薄命

飲數杯酒兒，唱幾句歌兒，拈張椅兒，坐在松陰兒。望月下兒，乘下涼兒。抱瑤琴而理絲兒，彈紫調及紅腔兒。人生快樂兒，當及時兒。莫待青絲兒，變了白髮兒。如此逍遙兒，可謂之一個無憂兒。右調樂花陰。

却說天子與日青別了柳家莊，一路往別處遊玩去了。且說鎮江有個客人，姓李名修，號毓香居士，喜談古今聖賢奇文異錄，極其有味。一日說蓬萊山雲夢岩，西去三十里，有座三寶塔，乃是大羅天仙所建。至今數千年來，仍是輝煌悅目，蒼瓦依然，雕樑不朽，正是仙家妙手。故年湮世遠，亦居然不變也。今已浮沒無定，非有仙氣者，不能到也。上一層安的一位如來佛，中一層立的一位通天教主，下一層安的一位太上老君。初時乃是衆人嫁娶其間，後來日日引動遊人，不免穢淫，故那班真仙漸少到來。於是衆人見仙跡已杳，不甚熱鬧，香煙亦爲之絕。且說江蘇有三個世家公子，皆是富埒王侯，原係福建人，祖上是個侍郎出身，姓黃名世德。因其祖有功，故三代皆襲蔭。然世德性喜清閒，且家財百萬，不要世職，閑散在家。夫人李氏，止生一子，名喚榮新，別號永清。年方二八，才貌雙全，更學得絲管吹彈，俱皆精妙，怎見得有讚爲證。

氣宇嶢嶢，襟懷磊落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朱。才如子建，出口便可成詩。貌賽佳人，游處即招百美。看他多憐多惜，恍如宋玉當年。有緻有情，恰如潘安再世。即使南國佳人，亦當避席東隣處子，都作後塵也。

永清本是世家公子，父母憎其懶讀詩書，視功名爲無用，故未與他結婚。乃與本城二個世家子相善，一個是姓張名化仁，字禮泉，祖上是糧道出身。一個是姓李名志，字雲生，父親現作御史之職。三人年紀下上，家財皆是百萬，把功名都不放在心上，揮金如土。三人結爲生死之交，日日花艇酒樓，逍遙作樂。父母鍾愛異常，不加拘束。然三人雖是世家子弟，全不以勢力欺人，極其溫婉。且滿腹經綸，都是翰苑之才。三人在一個勾欄出入，那院爲一部之勝坊，名留春洞院，號天香閣。造得十分華彩，美如廣寒仙府。樓分三層，那歌妓亦分三等。頭等者居上一層，亦有三般價例。若見而留茶，價金一兩。若陪一飲，價金十兩。至於留夜全權者，價金三十兩。往來皆是風雅之士，到此必歌一曲，贈一詩。或遇那些大花砲，一肚草，則套言幾句而已。故上一層到者，都是風流才子，貴介宦家者居多。第二層，乃是行商所到，價照上一層價減半，其妓女等亦還欠於上的。至於下一層，不過是那工人手作之流，貪其價輕，難言優劣矣。一日黃永清與張李二公子，同到天香閣耍樂。那黃永清所素親熟一個，喚綺香，生得天姿國色。且琴棋書畫無所不通。年正二九，推爲一院之首。怎見得看他那眉如新月，眼比秋波，唇不點而紅，面不塗而豔。纖纖玉指，恍似麻姑。窄窄金蓮，宛如趙女。行來步步動輕塵，若迎風之弱女。呵處結成香霧，如經露之奇花。翠鈿兮驚鸞，羅裙兮飛燕。梳就蟠龍之髻，插來蛺蝶之釵。檢紅絳深深款款，低聲則滴滴嬌嬌。

那引生相與一個，名喚瑞雲，年方十七歲。生得風流雅淡，輕盈體態。生平所最好者，是淡妝，且嗜好着白

衣裳。一朵銀花依雪下，九天碧月落雲中。嫋娜多情，銷魂動魄。那李生戀一個，名喚彩雲。聲色俱佳，與絳雲不相上下。年方十五。三人皆居頂樓上，至相親愛，結爲蘭姊妹。惟願他日，各人跟着一個情義才人。今見那三位公子，都是情投意合。是日六人坐下，小丫鬟送茶已畢。黃生曰：「今日暮春，天氣尚寒，趁此飲數杯而餞春可乎？」張李全曰：「妙妙！衆人齊稱道：去園中向花邊樹底，餞春一番，小飲一巡，然後再到樓中共飲。」於是先到園來，但見那園中，擺得十分華美。奇花異果，玉樹瑤盆，均非時有。正百花盛放之時，萬卉齊芳之候。綺雲的丫鬟，名喚待月。瑞雲的侍女，名喚春香。彩雲的使婢，名喚杏花。三個丫鬟，都是生得十分俊俏，好似一班仙女下凡。擺上酒果，六人入席。綺雲靠住黃生，瑞雲彩雲各倚了張李二人。三個丫鬟皆在旁站立侍候。酒過三杯，黃生曰：「如今只濫飲，太慢送春之事了。莫若將此桌子，移向桃花樹下，再換過一筵，然後賦詩餞贈神，你道好否？」大衆曰：「此正風雅之士所爲，卽分付供了香花紅燭。一桌擺的文房四寶，以紀餞春之詞。不一時，華筵已設，美酒頻斟，餞春已畢。永清曰：「今各人有意憐春，故向春花送別，或吟一首詩，或歌一闋詞，爲妙。」就以送春爲題，吟得相切，賞他三杯。吟得不好，罰依金谷之數。各人都依了，便請黃生先起。永清曰：「今日就以我爲先，乃作了一首送春記曰：惟春旣暮，餞春宜勤。春色將殘，春光易老。桃花含愁，恨春情之不久。海棠低首，嘆春景之無多。春風狂兮，落花滿地。春雨亂兮，飛絮隨波。惱鸞藏兮，不語訪燕掠兮，生悲。蝶使飛來，都嘆春光薄幸。蜂媒頻到，同嗟春色無情也。另要七言一句，以一春二字爲題，以作酒底，乃念一句道：一春無事爲花忙。乃飲了三杯，其後應到張生。正欲開言，忽想起你二人是對天生的自然一對，咏了看看。綺雲曰：「快吟罷，免阻我等。」綺雲答曰：君等皆是玉堂金馬之人，自應先詠。我姊妹等當附驥後方是。鄙俚之詞，恐污慧聰也。張李二生堅請之。綺雲只得先念酒底道：一春無暇懶梳妝。乃續其歌曰：天生奴兮何賤作，地載奴兮何飄泊。父兮生我何艱。

難，母兮鞠我何命薄。恨海難填兮萬里，愁城難破兮千重。嗟鵲淚之難乾，嘆鶯喉之每咽。花前對酒兮強樂，帳底承歡兮奈何。望多情兮勿負，願知己兮哀憐。歌了，滿坐爲之不樂，勉強飲了三杯。便曰：奴命似春花，故將奴之心事訴向錢春，今應至張郎矣。張生更不推辭，便曰：一春愁雨滿江城，說罷許久不言。衆人笑道：滿城風雨近重陽，爲僱租人所止也。張曰：不然！各有所思，遲速不同。彩雲曰：所思何事？不過倚着瑞雲，情興勃發。瑞雲啐道：本是大姐心熱，欲在筵上先傳暗意，以圖早便之故矣。故把些支離語，拋在別人身上來，說着大家笑了一回。彩雲道：莫阻住你的情人。於是張生順口念曰：一聞春去便相思，可惜桃零與李飛。流水無情嗟共別，落花有意恨同悲。花愁柳怨須當惜，酒綠燈紅却別離。容易錢春今日去，明年還欲慰相知。道罷，三杯已過。應至瑞雲，笑曰：瑞姐素稱多愁多恨，有致有情，必大有議論了。瑞曰：你不必大言壓我，待我快吟罷。彩雲道：我不是壓你。待張郎正壓你。衆人道：不要笑他，快等他念去。於是瑞雲答道：楊柳含愁海棠帶恨，日日爲春顛倒，甚得舊恨新愁，卻是傷春懷抱。總是蝶夢淒涼，鶯歌慘切，慘切何時別？於是念了酒底曰：一春無計共留花。彩雲道：果是多情多恨，情絮紛紛。正是有女懷春，張郎惜之也。瑞雲答而不言，雙眼瞅着張郎，別具一段風流情致，姣姿無限，可人。衆言應至李郎了。於是李生卽曰：寶瑟彈兮開瓊筵，瓊笙美兮擎翠袖。錢春歸兮美酒留，春光兮金波悲春去之速兮，櫻桃豔李，悵花香之謝兮，綠愁紅慘。人憫春而感懷，春別人而不恰。鶯聲婉轉，唱送春歌。鵲語淒涼，洒離春淚。可知物猶如此，而人豈無情乎？道罷，飲了三杯。念酒底曰：一春漫掃滿園花，後至彩雲。彩雲乃先飲了三杯，先念酒底，後吟詩曰：一春蜨夢到蓬萊。瑞雲曰：你果真夢到蓬萊，你又必能成仙，故有此奇夢。實有仙骨者，李郎不用多想也。彩雲道：你如此，我就不怕了。說罷，總不出一語。瑞雲趁勢曰：今未有人被罰，剛剛至尾，正遇着罰，該飲三杯海碗。彩雲不肯，無奈被衆人拗不過，只得硬飲了。

移時芙蓉面赤，微聞慢慢吟曰：春情易寫，春恨難填。春水多愁，春山空秀。蝶夢誰憐？恨春光之易去。花魂誰弔？嗟春色之難留。從此楊柳生愁，桃花散魄。腸斷海棠花下，心懸芍藥欄邊。千愁萬恨，因春去而萬紫千紅共惱春。即普天之下，人物皆然，哀哉痛哉！吟罷，各人稱讚不已。此語較我等更為痛快，真是普天之下，莫不因春光之易去而生悲感焉。確然妙論，當以錦囊貯之，再飲三大碗。彩雲不肯曰：飲三小杯已足了。各人請飲三杯，於是入席。三杯已罷，忽聽得芙蓉花下，哈喇一響，嚇得衆人起身。未知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正在高懷吟興飲。

忽然花下嚇人聲。

第二十九回

蘊玉閣狂徒恃勢

天香樓義士除頑

話說黃生衆人吟完酒令，忽聽芙蓉花底一聲響亮，嚇得衆人欲走，乃見一個白髮老者，從花底出來，年七十餘歲，生得童顏白髮，飄飄有神仙之狀。拱手曰：老漢乃司花之神，感君等至誠祭奠，憐香惜玉，以餞春歸。故至誠感格，以致吾等受享，無以可報。欲救君等脫離苦海，免在塵中。衆人聞言，驚疑方定，知是神人，齊合掌跪下口稱神聖降臨，望求超拔弟子等男女衆人，離了人間塵苦，情願打掃仙真洞府，也是歡喜。未知神聖可收留否？神曰：現在當今天子，不久游到此地。爾等須當有急相救，若是見了高天賜，便是衆人當緊記，不可錯過。說罷，化一陣清風就不見了。各人驚喜交集，向天叩謝，又向花前拜謝已畢，復上樓來，開懷暢飲。正欲再整杯盤，痛飲大醉，忽聽得樓上西面蘊玉閣酒店上，飲得大笑。又聞打喊之聲，不知何故。原來是一班惡少，在此藉酒打架，往往如此。爲首的是本地一個土豪，姓區名洪，混名飛天砲。有些家資，請教師在家學得拳棒，與一般亡命，隨處滋事生端。到此酒店小酌，因爭坐位，便廝打起來。原來他上樓來已先有人坐了中座之席，他後

到，欲換此座，剛遇一個硬漢，不肯換與他。故出不遜之言，欲恃勢欺人。正在吵鬧之時，適遇聖天子與日青偶游至此，聞打鬧之聲，意欲看出不平，乃下手相助。聽來原是那區洪不合道理，已早抱不平。後見他動手，把那漢亂打。奈那漢獨自一個，竟無相助。左右之人，又怕區洪之勢，俱不敢出言阻隔。日青在旁忍不住，上前把那些亡命，一個個打得東倒西歪，走的跑的，下樓如飛的去了。那漢向高天賜及日青二人叩頭，便曰：多蒙搭救，感恩不淺！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？必不是本處人氏，請道其詳。聖天子答曰：吾乃北京人氏，姓高，名天賜，與舍親周日青，來此探親。因平生好抱不平，故遇有逞惡欺人者，必打之。今見足下一表人物，定非下俗，故叫舍親相助，打得那班狗頭逃去。請問足下貴姓大名？那漢曰：在下姓王名閏，是做綢緞生理。因午後無事，先到此間，自揀好位正坐。不料此人恃衆欺人，要小弟讓此坐位與他，小弟不讓，拳腳交加。幸得二位到此搭救，實爲至幸！小店離此不遠，請二位到小店一敘，幸勿推却。天子曰：小小事件，何足言謝！足下既有此美意，亦當從命。於是即與日青王閏三人一同出了店門，來至綢緞店中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王閏即吩咐備下一桌美席，留二人共酌。於是三人施禮入席。酒過數巡，王閏開言曰：二位客官，既是好游，待明日小弟同二位去一好去處。是夜酒罷，留二人在店過宿。明日侵晨，用過早膳，代了一個小童，與高周二位來至天香閣。是日黃永清等衆人，又在此暢飲。此處是東西南北四樓，俱是起造得一式。一樓上可容十數席，亦覺寬展舒暢。天子日青王閏三人，即在南樓坐下。那些粉頭，打扮得姣紅嫩綠，上來施禮已畢，入席高談細酌。一個名喚瑤姬，一個名喚彩姬，一個名喚麗姬。三人都是年不上二十，生得才貌驚人。酒已數杯，遙聞西樓上飲得極其高興，原是黃永清在此暢飲。且說衆人正在強勸彩雲飲酒，彩雲曰：列位先飲，妾當陪飲。雲生曰：請卿快飲，再有妙談。彩雲無奈，被迫不過，只得一氣飲了三杯。衆人拍掌大笑曰：癡情婢子，看他必待李郎強之乃飲，可見鍾情之極了。說得彩

雲桃顫暈紅，急曰：「今被爾等逼我飲了三大碗，又來取笑，即喚侍兒換了一桌酒筵，待我行一大酒令，以消此恨。」今日三位公子并來，飲過多少？妹子擺下一桌在此，與各位再豪飲一場，如怯者不算英雄。說完，大家齊道：「更妙！」那衆人因見他飲了數次三大碗，又見其出令十分喜悅，不一時，丫嬛擺上酒來，連椅桌皆換過。看他擺得：瓊樓可比蓬萊島，玉宇翻疑是廣寒。中間擺着南京楊，雕兀檀架堆些新詩古畫，金牋雲簡。兩旁粉壁上，挂着名人字畫，梅蘭竹菊。左旁擺一對醉翁椅，右邊設一張貴妃床。樓前短欄外，擺了數盆奇花異草，芬芳撲人。中間吊了一盆小鰲山，四邊挂的玻璃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桌上早已擺下瓜果小碟，六人入席，丫嬛兩旁伺候。其時天已起更，丫嬛點起蓮花燈。酒正三巡，彩雲卽命秋月拈令筒來，放在月中。又拈骰子來，各人先擲一手，擲得紅點少者，便請先拔籤筒之令。如無紅點者，先罰他一大碗。如有紅點者，不拘多少，都要一個牌名說出來。永清先擲，把骰子一撒，得五個二，一個么，便曰：「這個叫做北雁朝陽。」後至禮泉，擲得一個么，一個五，四個三。這名叫月明羣鶴守梅花。雲生擲的是三個六，三個四，這名叫紅雲散在半邊天。那綺雲擲了五個么，一個四，乃曰：「吾乃新改一個牌名，你聽。」衆人道：「看他是個什麼新式綺雲？」曰：「這叫做九天日月開新運。」那彩雲也擲了四個三，一個么，一個六，這叫做天晚歸鴉遇月明。其後彩雲也擲了六個都是五，這個名叫做滿地梅花，皆是全黑者。瑞雲急道：「你是令官，偏是你擲得，正是好彩了，你快飲一大碗。」彩雲無奈，飲了，自願唱一枝解心陪罪，然後再擲。便是衆人道：「就如快了，快唱，若遲滯，便不依你了。」彩雲只得婉轉歌喉，唱道：

情書一紙，寄與情郎。思憶多時，兩淚枉自係。酒闌月夜同私誓，約同生死不分張。怯想我郎別後無音信，留惹相思數月長。悵奴命薄如秋葉，焉得化爲鴻雁去尋郎。免得香衾夜夜無人伴，蝶帳時時不見郎。又聽得鶯啼聲慘切，自是愁人聽得更斷肝腸。

唱罷，將骰子擲了一個四五調六。這名叫將軍爭印。於是大家飲了三杯悶酒，忽然樓下一片喧吵之聲，大家皆驚立不定，細聽這邊天子與日青亦倚欄靜聽。原來是一班無賴之徒，把那等有姿色妓女，登門搶龜掠奴，正在與他廝鬥，不下街上無人相助。日青見了，大喝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登門搶掠，是何道理？」日青見事不平，就向人叢中搶回此妓，再奪一對尺四長的刀，把那些無賴殺得七零八落，血流街衢，俱皆殺走了。原來皆是無膽匪徒，一味大聲，及至打架，架都不能招了。於是院中鴛鴦，與銀子龜子等，皆來拜謝。乃安排筵席，請高客入與周王三位同酌。這裏黃永清等衆人，亦備一桌請高客三位過來共酌，並訪天下英雄意見。高天賜在王家飲過幾杯，又被黃永清差人持帖，屢屢催請，只得與日青過西樓。三位公子見了，急起身相迎。王閏亦隨後便來，一一見過了禮。茶畢，永清先問曰：「請問三位高姓大名？」仙鄉何處？請道其詳。王閏曰：「小子姓王名閏，是本處人氏，在泰安做綢緞生理。此位是姓高名天賜，乃北京人氏。這位是同來貴親，姓周名日青，亦是打不平，搭救小弟，今日又遇了此等惡徒。」天子曰：「此是官軍不用心，是以弄的如此，待我稟知本省巡撫，把那些武營員弁責戒一番，然後可盡力務國爲民。」請問三位貴姓大名？黃生曰：「小弟乃本處人氏，姓黃名永清。這個姓張名禮泉，那個姓李名雲生，亦皆本處人氏。小弟祖上是侍郎之職，此二人亦是世家子弟。高天賜聞言，看來乃忠臣之後，如此慷慨。三位公子現在座，或在舉貢，請道其詳。」永清答曰：「小子三人一衿未晷，因性好游玩，懶於功名。說罷，吩咐擺上佳筵，六人重新見禮，入席共酌。酒過數巡，天子見他三人如此高義，外貌雖好，未知內才何如。不若在此試他一試。若果經綸滿腹，日後收他，以佐朝廷之用。於是在席上把古今聖賢興廢，治國安邦之事，問他三人對答如流。便曰：「三位公子皆是才高北斗，何必性耽詩酒，倘入廩科考，何患翰林不到手乎？」三人應聲答曰：「此非小子等所願也。除是國家有急事，饑荒之年，即可出力以報朝廷。」天子聽了，喜悅如心，酒罷，各辭。

別去了。那周日青引路，往各處游玩，只聽路上言三語四，有妖怪白日害人，未知是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東留村老鼠精作怪 飛鵝山強賊寇被誅

話說周日青與天子在天香樓，辭了黃公子衆人，一路往熱鬧之所游玩。行不上二三里，只見三羣五隊小民走來，口稱妖怪白日出現害人，故此走避。天子便問妖怪出現在何處，衆人曰：「不可去，恐見了妖怪，難以走脫。如果真要去的，前面青松翠竹，迴環綠水，烟村數十家，即便是了。」日青尋路來至村邊，只見一位七八十歲老者，坐在村口。天子便曰：「我請問老大高姓大名，因何青天白日，此處有妖怪迷人？請道其詳。」老者曰：「老漢乃姓林，名立德，乃本處人氏。此村叫東留村，村中有個財主，姓馬名建仁，有百萬家財，夫人王氏，單生一女，名喚珠兒，生得貌賽楊妃，身如弱柳。詩詞歌賦，件件皆通。因去年八月十五中秋賀月，被妖魔乘風搶去。今已數月，並無蹤跡。今歲又來打擾，夜間更爲猖狂，生得青面黑髮紅鬚，黃金鎧甲，亮光饒。果肚襠腰丹桂帶，披胸勒脅，步雲縵。一雙藍靛青筋手，執定追魂請命刀。要知此物名和姓，聲揚二字是黃袍。曾請過道士和尚法師，俱收他不住，反被妖怪趕得幾乎性命不保。如今已無人敢惹他。且要衆人朝夕禮拜，也要香花酒饌供養，不然要飛磚擲瓦。且羅唵少年婦女，更爲可惡。二位客官，從何處至此？貴姓大名？望爲示知。」天子答曰：「吾乃北京人氏，與本省巡撫大人是朋友，因事特與舍親周日青到此探問。吾姓高名天，擅能捉妖怪，驅逐邪魔。任他是三頭六臂，法力高強，都不懼。包管見了我，就永不敢作惡了。煩老丈引我前進，待我與本地除了一害。」林老聞言，十分權悅，曰：「既是高老官有此手段，是我村中之福。於是持拐杖引路前進，至一處大花園邊，內有幾個少年出來迎接，入去，在牡丹亭坐下一個老年先開言問曰：「請問客官高姓大名？到此收伏妖怪，不識要甚麼搭」

壇求爲示知，俾得依法備辦。日青代答曰：他乃姓高名天賜，北京人氏，到此探友。因闌行至，此偶聞林老丈言府上有妖作怪，故來府上，以除此怪，以安民人。某自姓周名曰青，足下高姓大名？妖怪幾時到此？少年曰：小子姓林是本宅的兄弟，名叫玉哥。此怪是前月初到此，至今月餘，已鬧了十多次。日間在園中作怪，夜間在屋內將人迷惑。然已請過多少法師到此，未能除伏。今幸得二位到此，諒必可收除矣。天賜曰：不用搭壇書符，不用持齋請佛。我二人用了晚膳，今夜捉妖怪便了。於是林府家人手亂腳忙，打掃花園，掃得十分乾淨。請那二位客官用了晚膳，再爲捉怪。天子與日青林老大及少年四人在席上稍談濟困扶危之事。二人喜悅不勝，原來都是爲善事者。晚膳已完，高天賜便與日青二人結束停當，手提劍，大步進屋內而來。衆婦人等早已避去。來至房中，二更時分，見來了一個青面黃身老鼠，那風過處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見打扮得頭帶紫金箍，身穿黃毛小戰襖，下着水波紋約皮靴，足踏小鐵車球，臉上一部鬚鬚，手持鐵尺，惡狠狠眼如老鼠，嘴如金蛇，跳舞而來。

周日青舉劍望那怪劈去，那妖怪急將鐵尺架起相迎。一去一來，左冲右突，大戰有數十合。那妖越戰越有精神，日青敵不住，氣力不加，正要退敗下來。聖天子急飛上前，持劍接住廝殺。日青趁勢退下，妖怪見有人助戰，大逞妖法，手中鐵尺如雨點打將下來。兩下大戰，直殺到三更時分。總是妖邪手段，怎敵至尊戰了三四十合，那妖怪借金光遁去了。聖天子大喜，吩咐安睡。霎時一陣狂風，腥氣轉加，風過處又來一怪。於是命日青在右，自己居左，定睛看那二個妖怪，怎般來法？原來後來一個渾身如銀白一般，跳躑伸縮，極其伶俐。二人舉劍向定妖怪當胸便刺。二妖見來得凶猛，也舉兵器相迎。爾來我去，看有四更大氣。天子日青二人氣力不加，敵他不住。且說尊命天子有百靈扶助，本處土地共值日功曹，早請一隻金睛玉眼貓兒來此。貓在西山已修煉有年，未成正果。今叫他出來，收伏鼠精受封，便成正果，借陣神風，一霎時卽到了西山藏修洞中，來傳法旨。

命他往林家園搭救主上，便可收封成正果。守洞小童，卽入內與玉真人知道，立卽謝過功曹，然後吩咐小童看守洞門，我去便回。小童領命，玉面真人卽隨功曹，火速來至林家園。只見二鼠精與二位高人在此大戰。看那年老者頭上，現放金光，諒此位必是當今天子。現出真形，運氣煉精，只往老鼠頸項上咬去。黃毛怪見了，魂不附體，早被咬了，跌在一旁。只個銀老鼠欲逃走，又被咬死。一對鼠精，現了原形，死在地下。天子與日青見了，好是一派寒光，忽然不見了。只道二妖敵不住，如前借法而逃，不知逃往何處去了。玉面真人得勝，遂復衣冠，上前叩拜聖天子。高天賜大喜道：「原來是法師，失敬了。」真人道：「兩隻鼠精，一黃一白，俱修煉多年，因性好貪淫，故許久未成正果。又見攝了林家女子，不知他藏在那方，待我再去看來。」將身一跳，上了半空中，把金睛往下一看。原來被他收在深山積雲洞內，便將身跳入洞內。見林家女子正在啼哭，猛見他來了，又疑是鼠精，更加嚎啕大哭起來。真人道：「不用驚慌，吾乃玉面真人，二鼠精皆爲我殺了，特來救爾回家。」林珠兒聞言，喜不自勝，收泪上前答謝。真人曰：「此乃小事，何足掛懷？」便借神風，把林珠兒順手一帶，早已到了林家莊前。下了雲頭，叩門而入。那家人見了，悲喜交集。真人來至花園內，向高周二位客人納頭便拜。聖天子把眼一看，玉面真人曰：「貧道不過在西山藏修煉精氣，因承功曹之命，叫我來搭救當今主上，除却鼠精。今兩只鼠精，剝皮晒乾，以驅各樣虫蟻，將骨肉棄於大江之中，以祭魚腹。」林府家人齊來圍看。原來是兩只大鼠，一黃一白，家丁扛抬去了。日青道：「今已除妖怪，救了林家女子，是真人之力。契父可封他一個法號，早成正果，以賞他伏妖之功。」天子卽宣玉面真人上前，封他爲伏魔仙人。道士叩謝，借一陣清風去了。日青又請封林珠兒一個女道士之名，代髮修行。天子卽封他爲貞節道姑，起牌坊匾額，可見我國朝恩典隆重。珠兒謝過恩，遂自去了。林家衆人，大排筵席致謝，并請親戚到來，慶飲數日方完。天子怕人識破，急辭了林家，往各處游玩。林府衆人，只這備酒送行，并